

埃及廢止埃、俄友好合作條約

石樂三

三月十四日，埃及總統沙達特斷然廢棄十五年埃、俄友好合作條約，復經埃及國民大會（國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①。莫斯科初對沙達特的行動感到意外，繼而指摘埃及對俄採取「不友好政策」，並警告應負其後果的責任。究竟何以雙方要簽訂這項長期條約？何以埃及要片面廢棄這項條約？廢棄條約後的影響又將如何？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目的。

一 何以雙方要締訂長期友好條約？

一九七一年五月，蘇維埃政府主席包戈尼率領一龐大代表團前往開羅訪問，他與沙達特總統作三日的會談，遂於五月廿七日簽訂了一項十五年埃、俄友好合作條約（Egyptian-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這在兩國的外交史中尚屬創舉。

兩國爲什麼要簽訂這項十五年的雙邊條約？條約的內容又是些什麼？蘇俄方面，其目標顯然在於：

——防止埃及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恢復：當埃、俄友好條約締訂的前夕，適值美國前國務卿羅吉斯結束訪問埃及等五國之際，羅氏抵達開羅時曾經受到埃及朝野人士的熱烈歡迎，並曾與沙達特總統舉行多次會談，磋商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及一般中東問題。莫斯科對此頗表不安，因恐埃及在華府多方引誘下，可能導致不利於蘇俄的情勢。

——解除埃及對蘇俄的疑懼心理：一九七一年五月初旬埃及曾發生一次流產政變，發動這次政變者均屬親俄領袖人物，其中包括埃及副總統沙布瑞，內政部長高瑪，國防部長及三軍總司令福紀及其他部長等多人，他們都被埃及政府整肅（迄今沙布瑞仍在拘禁中）。克里姆林宮遭此嚴重打擊，尤恐

引起埃及羣衆的反俄運動，損害兩國間多年來的友情，於是決定指派包戈尼率團親往開羅，終於完成了這項長期友好條約的締結。

埃及方面，其主要目標在於：

——急欲獲取蘇俄新武器與新技能的協助：自一九五五年九月開始，埃及不顧美國的反對，曾向捷克首次購買武器，從此蘇俄逐漸介入了埃及的事務。一九六〇年代蘇俄對埃及的經濟援助象徵是阿斯萬水壩（Aswan Dam）的興建，以及對埃及全部武器的供應。迨至沙達特一九七〇年當政時期，一直依附於蘇俄的軍經援助。但埃及未獲蘇俄任何新武器的供應，無法應付以色列軍事的絕對優勢。

——鞏固沙達特政權的地位：埃及下令整肅沙布瑞等親俄派領袖之後，使克里姆林宮感到不安，亦使沙達特對蘇俄的疑懼，他唯恐包戈尼當面加以責難，影響兩國之間的關係。但埃及堅持整肅親俄派叛逆份子純係內政問題，別國無權加以干涉，故在友好條約中首先就明白規定「不干涉內政」。

該項條約的內容共分十二條^②，其中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而最重要的條款是：

第二條，規定社會主義國家——蘇俄與尋求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埃及，將密切與廣泛的互相合作，以創作兩國人民對永久發展其社會經濟的有利條件。

第八條，規定蘇俄對埃及提供新武器與新軍事裝備及軍事訓練，以加強埃及的防衛力量，並增進雙方軍事上的合作。

第九條，規定締約國雙方，任何一方不得參加對方的任何同盟，或進入對方所反對的任何國際集團。

上項的第二、九兩條，均用於束縛埃及對內及對外的活動，前者是蘇俄

想利用其「馬列式」社會主義，來影響埃及的「阿拉伯式」社會主義，使其走向共產主義路線。後者是防止埃及傾向美國及西方陣容。

第八條規定，純屬軍事合作性質，乃為各條中最重要的一條，亦即埃及締訂這項條約的唯一目標。正如沙達特簽約時所指出，兩國間達成軍事上的繼續合作，對於循外交途徑來解決中東危機，是具有莫大的助益。

從這三條的內容看來，蘇俄在外交上固然獲得了一大成就，但條約的本身，實際仍存有若干矛盾的現象。例如，蘇俄要想誘惑埃及走入馬克斯式社會主義路線，這點根本是夢想，因為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是絕不相容的，前者是信奉一神論者，後者是無神論者。而且埃及有其古老的文化，亦有其優良的民族傳統精神，實非外來的共產邪說所能蠱惑的，更非使用強權所能屈服的。

二 何以埃及宣告廢除條約？

埃及公開宣布廢除了埃、俄友好合作條約，使埃及與蘇俄間的關係瀕臨斷絕邊緣，亦使蘇俄在埃及二十年來的滲淡經營成為泡影。如今兩國間所剩下的只有一項蘇俄艦隻使用埃及港口設施協定，這項協定係於一九六八年埃及及故總統納瑟與蘇俄的簽訂，為期五年，一九七三年屆滿時，沙達特總統又繼續延長。

自一九七〇年沙達特就任埃及總統之後，埃及與蘇俄關係一直在逐漸惡化之中。一九七一年五月他曾下令整肅包括副總統沙布瑞在內的親俄派高級官員們；一九七二年七月又下令驅逐了一萬五千多名的蘇俄軍事顧問們。

那麼，現在沙達特又何以要斷然廢棄雙方所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

沙達特總統三月十四日晚在對國會演講中指出^③，他希望廢止埃、俄友好合作條約，多年來，兩國間的關係在逐漸惡化之中，直到現在，這項條約已經變成爲「一張毫無意義的廢紙」(Nothing but a Piece of Paper)。他譴責莫斯科拒絕補充埃及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中所損失的軍事裝備，反而對敘利亞履行其重大的軍事援助承諾；同時亦拒絕埃及希望重新安排一九六〇年代所欠蘇俄數十億美元軍火債務償還時間的要求；他更譴責莫斯科干預埃及內政，反對埃及一九七四年所採行的經濟「門戶開放」政策，這項政策

埃及廢止埃、俄友好合作條約

是針對過去依附於蘇俄式社會主義的毒素；更無法忍受的，最近莫斯科拒絕准許印度對埃及供應米格廿一型機的零件及保養修護，以及莫斯科堅持埃及償還其對蘇俄軍事借款的利息。

凡此種種情形，蘇俄無異違背了兩國條約規定，埃及除廢棄外，別無選擇。

沙達特突然採取了這項行動，是否有其國際的政治背景？是否會使數百架米格機成爲廢鐵？

對於前一問題，美國總統福特已經作了正面的答案：他讚揚埃及與蘇俄關係的決裂，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勝利；並保證美國將對開羅提供經濟與其他援助。^④

沙達特曾說過，「無論莫斯科喜悅與否，我仍然要說中東的王牌百分之九十九是操在美國的手中。」^⑤

如今沙達特較前更注視美國將會主動採取新的謀和行動，這項行動使他深信對埃及是有利的。同時，他亦依賴美國與西方國家武器的援助，使他在和平談判中能够獲得更有力量的地位。

其次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背景，它是極爲保守的，篤奉回教的和絕對反共的領袖國家。故國王費瑟一向不滿納瑟一九五五年開始購買蘇俄武器，更反對埃及與蘇俄保持特殊的關係。沙達特於今年三月下旬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及科威特等六國，結果獲得了十億美元的巨額援助。他返回開羅之後，不到兩週期間，就毅然發表對俄廢棄條約的聲明，誰說這項行動與這些保守的產油國家沒有關聯？

對於後一問題，人所週知，埃及的武器及軍事裝備，其中包括飛機、坦克、地對地及地對空各型飛彈，完全由蘇俄所供應。但自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後，蘇俄已逐漸減少或停止其對埃及及武器的供應。到了一九七六年二月蘇俄曾通知埃及，^⑥蘇俄將不再檢修埃及空軍使用米格廿一型噴射戰鬥機的引擎，莫斯科與開羅間鴻溝行動的擴大，將於數月內影響到埃及約二百五十架米格廿一型噴射機中的一部份，以致到了無法起飛地步。

在這種嚴重情勢下，埃及不得已曾向不結盟國家——印度提出要求，從其自己生產的俄製米格機引擎和零件中供給一些應用，其結果却被莫斯科所嚴拒。^⑦於是，導致了埃及廢棄兩國條約的決心。

那麼，埃及究竟能否向其他國家找到補救的辦法？答案是可能的。據華盛頓獲得的情報稱：⑧埃及已與英國飛機引擎製造商（Rolls—Royce aero engine manufacturers）簽訂合同，澈底檢修俄製米格十七及廿一型噴射戰鬥機。又據埃及外長法米說，⑨埃及已準備一套「偶然的計劃」，來應付莫斯科因廢棄條約將採取經濟與商務關係的敵對措施。他又說，一個「東歐不結盟國家」正在協助埃及檢修米格廿一型戰鬥機的引擎和零件。他雖然未指明這個國家名稱，但一般觀察家認定是南斯拉夫。這項根據是，埃及作戰部長賈瑪西將軍（Gen. Gamasy）曾於三月中旬訪問南國，相信雙方必定安排搶修米格機引擎的會商。據最近華盛頓所傳兩種消息，⑩埃及過去曾向法國訂購三十架幻象式噴射戰鬥機，不久或將繼續訂購此類飛機五十架。美國政府亦將對埃及提供價值三千九百萬美元的六架C—130型軍用運輸機，現正在尋求國會通過中。另據華盛頓情報當局的消息，⑪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及波斯灣石油國所組成的「阿拉伯軍事工業組織」，將裝配三百至四百架法製幻象F—1型噴射戰鬥機，特許由法國負責承做。同一消息來源，埃及已與義大利商談改裝俄製T—62型坦克，用一〇五毫米口徑代替一五〇毫米口徑大砲，及使用北約國家所採用的標準軍火彈藥。此外，埃及亦曾與英國商討各項計劃，其中包括在T—54型及T—55型坦克上裝配一〇五毫米口徑及新引擎。埃及擁有約二千四百輛坦克，全部是蘇俄製造的。

三 有關各方的反映

在埃及單方廢棄埃、俄條約之後，有關各方都有各種不同的反映，而最為敏感和激怒的是莫斯科。

克里姆林宮對埃及的遽然行動感到驚訝，因為這似乎是出乎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意料之外。但是，在三週前他曾向第廿五屆俄共代表大會發表演說時稱：「莫斯科注視俄埃友好合作條約，因為它是兩國間友好關係的「長期基礎」。他又指出：「某些勢力正在不斷企圖損壞俄、埃間的關係。」由此則可見布氏曾慮及埃及早晚會採取此一行動。

莫斯科電台三月十五日警告說：那些建議廢除俄、埃友好合作條約者，要負其後果的重大責任。又說：「帝國主義及反動派認為俄、埃之間的合作

，是對他們完成其反動計劃的一項重大障礙。因此緣故，他們才愈加強其對這項合作的攻擊。」

同日莫斯科又透過塔斯社、譴責沙達特總統一廂情願追求對蘇俄的不友好政策，並警告埃及將負終止這項條約的後果責任。

蘇俄報紙亦以最猛烈的詞句譴責埃及說：⑬沙達特竟擅自終止俄、埃友好合作條約，其目的是為了換取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支援，同時更想削弱反以色列的聯盟及其國內的社會進步。

以色列對埃及廢止埃、俄條約的舉動，表示懷疑態度。認為這項行動是在努力贏得美國對埃及提供武器的支援。

毛共以嘲笑的态度攻擊莫斯科。它形容埃及總統沙達特的決定廢止埃、俄條約，是完全正當的行動。僞人民日報對北平視此舉是對莫斯科一大打擊，表示喝采。又說，埃及此一行動顯示：「蘇俄在埃及及霸權的破產；在埃及則為人民的一大勝利……」這項條約隱藏着「特大號的謊言。在這些情形下，除了當作桎梏看待之外，埃及又獲得些什麼價值？因此，埃及拋棄這些桎梏，却被證明是完全正當的，而且終將獲得各國人民的普遍支持。」⑭

華盛頓方面的反應稍遲。福特總統三月十九日在白宮與報刊編輯舉行會議時為其外交政策辯護說：⑮「埃及總統沙達特，於本週初幾乎完全斷絕與蘇俄的關係。」又說：「這一行動，將獲得美國經濟及其他方面的響應。」他亦讚揚埃及與蘇俄關係的決裂，無異是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大勝利。

稍早之前，當季辛吉國務卿向國會作證時，⑯曾對沙達特備加讚許，認為其「勇敢與政治家風度」已沉着應付了中東的緊張情勢。他又說：沙達特的廢除埃、俄友好合作條約是出於無可奈何的，埃及終止其與蘇俄的關係，沙達特「並未向我們提出任何報償的要求。」

四 廢止條約的重大影響

蘇俄在中東影響力的增長，開始在廿年以前，可是這一個時代現在却突然地宣告終止。這是開羅最近決定廢除十五年的埃、俄友好合作條約以後，很多中東問題專家的看法。

中東地區素來屬於西方的陣營，蘇俄的突然於一九五五年插足中東，蘇

俄就開始出售了一批軍火給埃及。蘇俄却從這一年起，穩健地逐漸鞏固其在埃及的地位，直到其在中東的影響力足以與美國相頡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程度。

在中東，蘇俄迄今已有兩次遭到最慘重的挫敗：一次是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沙達特下令驅逐一萬五千多名蘇俄軍事人員；另一次是這次沙達特對蘇俄採取的廢除條約行動。

但是，蘇俄在前次的慘敗之後，却仍然立於不墜之地，且能與埃及保持適度的關係。當時沙達特的外交態度是模稜兩可的，他一面命令俄國顧問離開埃及，一面抨擊美國的外交政策。他認為美國單方面支持以色列，造成以阿之間和平解決的最大障礙。因此，埃及並未對美國表示友好。

然而沙達特始終相信將來能迫使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讓步的不是蘇俄，而是美國。他亦認為驅逐蘇俄軍事顧問的行動，無異是埃及對美國在中東利益的讓步，所以仍希望能得到尼克森政府的反應和某種程度的報償。

但華盛頓方面，對埃及的行動，却抱着審慎觀望的態度，以致沙達特在極度失望之餘，不得已容許部分蘇俄顧問返回埃及。唯一的理由，他認為除了莫斯科之外，埃及仍無法從其他國家獲得軍事和經濟的支援。

這次埃及斷然採取對蘇俄廢棄條約行動，其情形與昔日相比，迥然不同。這次的嚴重程度，正如沙達特在國會中譴責的蘇俄過於干預埃及內政，拒絕埃及重新安排償還對蘇俄的債務，以及蘇俄不許印度間接供應埃及的飛機零件。

其實，沙達特對莫斯科仇視的心理，由來已久。基本來說，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是勢不兩立的。莫斯科為達其赤化中東的目的，無時不在迫使沙達特奉行所謂「馬列主義式」社會主義；但沙達特是一位著名虔誠的回教徒，只能實行「伊斯蘭式」社會主義——亦即社會均富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決不許沒收私人財產。所以莫斯科抨擊沙達特違反納瑟所採取的「科學式」社會主義的傳統；更利用共黨同路人——沙布瑞者流——篡奪沙達特的政權。這是沙達特絕難容忍的。

美國中東政策的轉變，亦是導致今日埃及與蘇俄關係決裂的主因之一。溯自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後，由於美國外交政策的修改，採取新的「不偏不倚」政策，埃及率先響應，而於一九七四年三月正式宣布與美國恢復外

埃及廢止埃、俄友好合作條約

交關係，促成了兩國總統互訪的目的，奠定了兩國友好關係的基礎。更由於蘇聯士運河的重行開放，得力於美國技術上的及財政上的支援很大；再加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筆巨額的援外法案，其中埃及則獲九千五百萬元的經濟援助。美國財政部長西蒙最近訪問中東時透露一項消息，美國預定未來兩個會計年度中將對埃及提供十八億五千五百萬元的援助。福特總統已決定以六架C-130軍用運輸機售與埃及，且計劃將來對埃及提供更多的武器與軍事裝備。這項計劃無疑將解除廿年來美國對埃及所施行的軍事援助禁令，亦將使美國恢復其一九五〇年代的輝煌地位。

埃及廢棄埃、俄條約的重大影響是：

第一、蘇俄將利用與利比亞的關係，從事挑撥埃及與利比亞的關係。兩國間素已失和，最近因開羅發生謀殺事件，埃及下令逮捕利比亞人廿七名，他們企圖暗殺曾獲埃及政治庇護的前利比亞外長郝尼(Abdel Moneim Homi)及利比亞軍委會委員梅赫西少校(Maj. Meheishi)兩人，却引起了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震怒，下令驅逐埃及人共達兩萬餘名。同時利比亞亦秘密遣派一個暗殺團潛伏突尼西亞，企圖行刺吉布總統及其他要員，結果被突國當局偵破。⑯莫斯科正可利用機會從中漁利。

第二、美俄兩超強在中東的對立形勢加深，一方面埃及與美國的關係愈近，另一方面蘇俄與敘利亞等國的增強是必然的。但埃及在中東是個大國，亦是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軸心國，兩個政治與經濟大國，構成了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兩超強角逐的結果，誰勝誰負，不難加以推測。

第三、蘇俄在安哥拉得勢之後，與索馬利亞及南非的莫三鼻給互相策應，聲勢之大，不僅羅德西亞風雲緊張，南非共和國亦深感壓力加深，而整個非洲皆呈動盪之勢。埃及突於此時宣布廢棄埃、俄條約，對蘇俄在非洲勢力之繼續擴張，自為一大打擊。

第四、美國在安哥拉勢力受挫之後，北約組織盟邦咸感失望，而美國的國際地位陡落，故被迫對蘇俄採取抵制政策，一面廢棄使用「和解」一辭，一面擱置雙方預定舉行的三種聯合會議——能源、商務和房屋會議。如今，沙達特採取斷然措施，不啻對莫斯科當頭一擊，而給予華盛頓的一臂之助。無怪乎福特以興奮的口吻說，蘇俄在埃及的失敗，就等於美國的外交勝利。

第五、國際共黨代表們最近在東柏林集會，布里茲涅夫原擬透過此一會

議研擬一項政綱，結果竟被延擱，使莫斯科國際共黨運動蒙上了一層陰影。法國共黨拒絕了「無產階級獨裁」，並與英、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各國共黨堅持跟隨它們的各別「社會主義路線」。⑱莫斯科的這種挫折，適與它在埃及的挫敗相呼應。

至於埃及與蘇俄所簽訂的使用港口設施協定，在兩國友好合作條約之後，實際上已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據華盛頓所獲的最新情報消息，⑳沙達特正準備禁止蘇俄海軍使用亞歷山大（Alexandria）港口。這項消息如果確實，則蘇俄目前在地中海的四十五艘艦隊，將失掉艦隻停泊修護及補給的憑藉，而蘇俄在地中海維護迪塞爾潛艇（Diesel Submarines）方面將發生嚴重問題。莫斯科或將對利比亞及敘利亞施加壓力，俾可獲得在埃及失去的港口。

五 結論

埃及對俄政策的劇變，對中東問題的和平解決前途，無疑是一項重大的助力，亦是美國謀求中東和平努力的另一次大好機會。

然而，莫斯科在懊惱之餘，絕不會從此罷休，而仍將施其陰謀，一方面將加強其對敘利亞之軍事援助，使其在戈蘭高地談判中對以色列加大壓力；另一方面更將試圖在阿拉伯世界中製造更多的紛爭，而最可能的是蘇俄企圖建立一個阿拉伯軸心集團㉑，這個集團可能含有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等，以對抗親美的阿拉伯集團，包括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及其他波斯灣的阿拉伯產油國家等。

這兩大阿拉伯集團的或將形成，其結果必然導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更將造成美、俄兩超強的對立態勢，徒使中東地區演變成另一場大混亂的局面。

爲了防止中東局勢的惡化，美國必須儘早設法解決中東問題，特別是巴勒斯坦問題，否則，沙達特的這次抗俄行動，恐將變爲另一次戲劇性的結局，美國再想從蘇俄奪回既得的優勢，則岌岌乎難矣！

註①國會票決結果三六〇對二票，投反對票的兩位議員——Ahmed Taha and Abu-Seif Youssef——都是著名的共黨同路人。

註②參閱問題與研究十卷十期拙作八六六——六七頁。

註③Cairo, Mar. 15, 1976 (UPI).

註④Washington, Mar. 19, 1976 (UPI).

深度與廣度

本中心副研究員方雪純君，以湘靈筆名，爲中華日報副刊「筆陣」撰稿，論事精闢，行文流暢，飲譽於時。其近年佳作由衆成出版社輯集出版，書名「深度與廣度」，紙貴洛陽，初版將罄。

實售新台幣四十元
本中心編譯出版組代售

註⑤Cairo, Mar. 15, 1976 (UPI).

註⑥Washington, Feb. 19, 1976 (AP).

註⑦Washington, Mar. 9, 1975 (AP).

註⑧Washington, Mar. 9, 1976 (AFP).

註⑨Cairo, Mar. 15, 1976 (UPI).

註⑩Washington, Mar. 9, 1976 (AFP).

註⑪Washington, Feb. 3, 1976 (AP).

註⑫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15, 1976 By Thomas P. Lippman.

Lippman.

註⑬London Times, Mar. 17, 1976.

註⑭Washington, Mar. 19, 1976 (UPI).

註⑮Washington, Mar. 17, 1976 (AP).

註⑯Cairo, Mar. 8, 1976 (Reuter).

註⑰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13, 1976.

註⑱Tunis, Tunisia, Mar. 22, 1976 (UPI)

註⑲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22, 1976 (Editorial: Moscow and its setbacks).

Moscow and its setbacks).

註⑳Washington, Mar. 23, 1976 (AP).

註㉑Cairo, Mar. 23, 1976 (Reuter).